

傅啓學的一生

● 王培堯

少年時代胸懷壯志

前台大教授傅啟學於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八月病逝，學術界又折損一位大儒。傅氏生於民國前九年（公元一九〇二年），享壽九十二歲，已達遐齡。

清末民初是風雲變幻的時代，傅氏躬逢此際，平生亦波瀾壯闊，多采多姿。除在學術上成就非凡外，另在黨政方面也留下輝煌的紀錄，為學淑世，兩者兼顧，正是中國士大夫傳統的風格。

傅啟學字述文，貴州省貴陽市人，祖籍原為江西，其先祖因避太平天國之亂，才遷居貴陽。

他是傅文山老人的第三子，九歲時，其叔父傅仁山因參加國民革命，他在叔父帶領下擔任情報傳遞工作，在貴州安順縣城幾乎被清軍捕獲，幸因年幼而脫險。民國六年入貴陽模範中學讀書，品學兼優，當選為學生演講團團長。民國八年「五四」青年愛國運動爆發，傅氏成了貴州的學生領袖，響應「五四」的號召，在貴陽掀起學生愛國運動，獲選為黔省學生會主席。民國九年五月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，他立即

以省學生聯合會名義電賀，為貴州省唯一的賀電。可見傅氏早在少年時代即已頭角崢嶸，胸懷壯志。

民國十年，傅啟學獲省府保舉入南京高師（後改中央大學）讀書，由於路途遙遠，到達時學校已開學，他未能參加學校甄試，乃以特別生隨班附讀，品學兼優。民國十一年，北京大學在上海招生，他前往報考，僅錄取廿六人，而他成績最好，名列前茅，由於懷有澄清天下之志，乃選讀政治系，在學期間，除攻讀本科課程外，埋頭鑽研經史子集，學識大進。後來偶而讀到孫中山著「中國存亡問題」一書，對通過革命建立民主的主張，心誠悅服。同時又研讀共黨馬列主義書籍，深覺其理論乖謬，必將禍國殃民。當時，中國國民黨先進鄒魯、謝持等在北京招募黨員，他乃率先入黨，並立即口誅筆伐，與共黨份子展開戰鬥。當時北大學生批判共黨的刊物名「民生周刊」。幾乎每期都有他的大作，可惜這些「反共作品」，而今已無一篇存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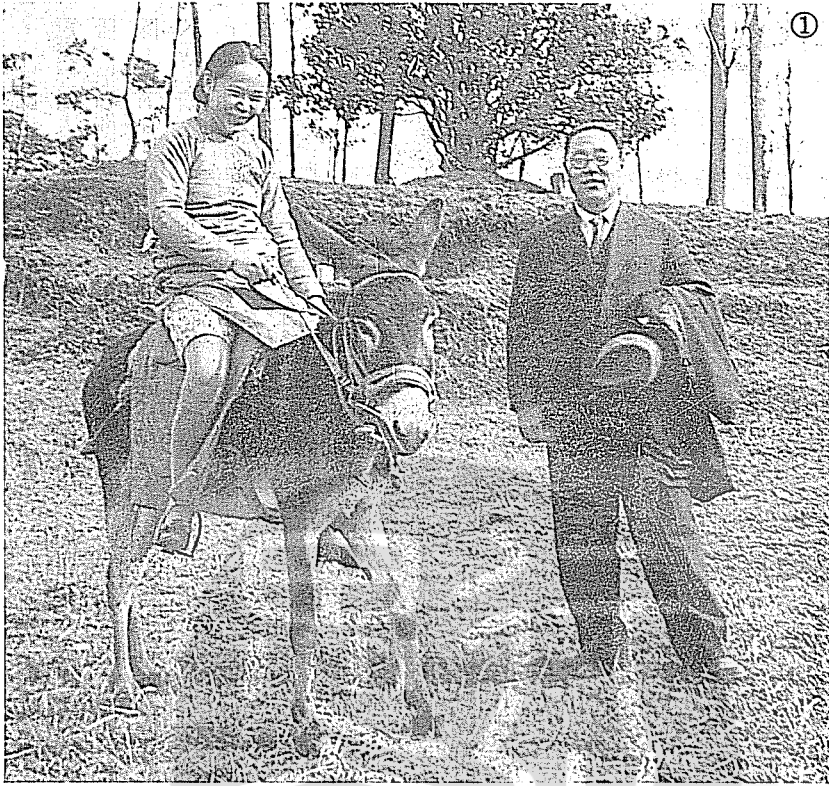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反共立場鮮明，傅啟學也是西山會議派的支持者。那時是民國十三年，孫中山由廣州抵

北京，謀以個人聲望，收拾北方亂局。北京龍蛇雜處，情勢混亂，傅氏組成一百廿人的學生軍，到車站維護孫中山安全。西山會議在碧雲寺舉行時，他和幾位同學負責會場安全，他們把守前後門，手中的「武器」只有松枝，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。

頻臨險境視死如歸

民國十四年，上海發生「五卅慘案」，租界內英日帝國主義者開槍擊斃路人數十人，全國學生大譁，罷課抗議。傅氏時為北大高年級生，發動同學響應，並手擬「打倒帝國主義，廢除不平等條約」的口號，由於言簡意賅，入耳易懂，廣為政府採用，推廣宣傳，成為全國性的口號。

北大畢業後，傅啟學受北京大中公中學之聘，教授社會學科，授課旁徵博引，口調活潑，深獲學生愛戴。惟當時共黨份子猖獗，大中公中學教師中不乏共黨及其同路人，傅氏不以為然，經常和他們發生辯論，後來更聯合其他忠貞教師，一舉把學校內之總務長及所有共黨份子逐出校園。這是他生命史上第一次反共戰鬥，並因而膺選國民



①傅啟學教授（右）伴隨夫人許菱祥女士騎馬遊南京雨花台。
翠英（左）及兩位孫子合影。



黨北京區的代表。

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決定清黨，傅啟學與童冠賢等四人被任命為清黨代表，於是他們按照名冊，把聯俄容共時加入國民黨的共黨份子一一清除。不料在北方掌握實權的奉軍軍頭張作霖，與國民政府交惡，竟指名通緝他們四人。傅氏不得已才離開北京，返回南京，由胡漢民聘傅氏為中央宣傳部總務科長。

在中宣部服務一年餘，傅啟學獲部長劉盧隱賞識，拔擢為指導主任，任內擬訂宣傳政策，宣導政令，卓著績效。唯他認為宣傳應與軍事行動配合，才能事半功倍，於是他和中宣部同事劉均自請隨軍行動，乃隨北伐軍赴前線，幾度頻臨險境，但他不憂不懼視死如歸，卒告完成任務。

教學之餘執筆寫作

民國廿年春，因國民黨內爭，蔣中正與胡漢民失和，胡漢民被囚湯山，傅氏聞訊憤慨，辭去中宣部黨職，轉赴美國，擔任孫文手創的舊金山「少年中國晨報」主筆，並赴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，每天工作、讀書，辛勞備至。但關懷國事的熱情不減。同年秋天，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舉行大會，傅氏在會中報告湯山事件經過。於是大會決議發動全球各支部，要求中央准胡漢民到美國養病，由於函電交馳，胡氏卒告離開湯山，到美國養病。

廿三年年初，傅啟學完成學業，束裝歸國，回到貴陽探視，被省主席委任為軍政治部少將處長，策劃軍中三民主義教育。到了年底，又應孫

科之邀，前往廣州，擔任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員，協助總幹事馬超俊處理館務。到了民國廿四年二月，應胡漢民之聘，出任廣州黨務幹部學校教育長，不久，胡漢民逝世，學校停辦。他又回到南京中宣部，擔任秘書職務。

民國廿六年，抗戰開始，上海大夏大學遷校貴陽，傅氏應校長王伯群之邀回到貴陽擔任專任教授，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，中國外交史及三民主義。翌年學校發生共黨份子鼓動的學潮，情勢混亂。傅氏被懇請出任訓導長，因勢利導，予以平息，並使潛伏之共黨份子無隙可乘下，全部撤離。學校平靜，絃歌如常，傅氏教學之餘，兼任國民黨貴州省黨部委員，貴州省訓團講座，每日忙碌不堪，但仍執筆著述，完成「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」及「三民主義綱要」兩書出版。

網羅人才蔚為國用

民國三十年，傅氏漸著聲譽，獲素不相識之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的賞識，任命為貴州省黨部主任委員，初膺重任，獨當一面，立即展開興革，擴展黨務。例如收繳之黨費全部存入銀行，配合其他基金在各縣市設立招待所，解決黨政人員出差時的食宿問題，招待所又兼作黨員集會之用，一舉兩得。而對黨員之吸收，重質不重量，網羅了不少優秀青年，蔚為國用。

抗戰後期，日寇敗象已露，為配合美軍作戰，中央徵調精通英文的傅氏，出任陸軍總部中將秘書長，隨軍在黔南一帶對日作戰。次年，他又被任命為貴州省教育廳長，乃返回省府，在廳長

任內，他建立校長任期兩年制，期滿績優者留任，否則調職。由於督促嚴格，使貴州省教育逐步走上正軌。

民國卅八年國軍內戰失利，共軍長驅入黔，省府召開緊急會議，會中傅氏陳述貴州的山川形勢，易守難攻，主張集中軍力堅守，不料竟無一人贊同，只好各奔前程，栖栖惶惶，慘不忍睹。數日後，省府突任命他為「貴州行署」長官，並令率眾撤往畢節縣。於是他召集教育廳同仁，說明危急狀況，採自願方式，願者隨往，不願者自行還鄉。十一月底，傅氏率部分同仁抵畢節，但軍政系統早已渙散，無法集結軍力鎮守，共軍已兵臨城下，不得已乃隻身轉往成都，又奉命疏散，僅獲一張軍用飛機票，倉卒逃出。飛抵海南島，其間共黨報紙曾三次報導說傅氏已被俘獲槍斃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民國卅九年一月，傅氏由海南島來台，出席國民黨改造委員會，建議制訂兵役法，設置三民主義研究所，成立中山獎學金，三軍將帥採任期制等均獲採納，次第施行。他亦蒙蔣中正總裁多次召見，慰勉有加。

開導學生消弭風波

民國三十九年春，傅氏受台大校長傅斯年之邀，到台大任教，不久又擔任訓導長，不料任職訓導長未滿百日，即發生傅斯年校長在省議會答復質詢中風逝世事件，台大學生聞訊憤恨，計劃在傅校長出殯那天，集體前往省議會，找蠻橫質詢的省議員討公道。學校知道後，有人主張漁力

阻止，傅氏獨主撫慰，由他出面開導學生，希望學生把對校長之愛轉為國家之愛，剴切說明，學生才慢慢散去，消弭了一場風波。

傅氏擔任台大訓導長五年，於民國四十四年因眼疾辭職，專任政治系教授，講授中國外交史、中國政府、三民主義、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。民國六十一年退休，但仍退而不休，兼任台大、師大研究所指導教授，經他指導獲碩士學位學生，多達百餘人，可說是桃李滿天下。

由於他長期講授中國外交史，他所寫的「中國外交史」一書，成為政治系的經典著作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，洛陽紙貴，發行普遍，因而獲



傅啟學教授與夫人合影。

得教育部於民國六十一年頒發的學術著作獎。也因為這部書，他被當時的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羅家倫看重，邀他擔任黨史會副主任委員。黨史會為了迎接國父百年誕辰，經羅家倫指定由他撰寫「國父孫中山先生傳」這部書史料豐富，撰述客觀，為最新最好的一本孫文傳記。其中有關於孫文與宋慶齡的婚姻評價，史家多避而不談。而傅啟學認為既是事實，即不可省略，經他客觀描述，並就孫文立場加以解釋，書成後，審查人就是孫文哲嗣孫科，對這段史實毫無異議。這部書使他獲得中山學術獎。

八一高齡完成鉅著

不過，傅啟學自認是個政治上的失敗者，民國五十四年，他受美國胡佛研究所的委託，率領一批青年學人包括胡佛、賀凌虛、張劍寒、徐松珍、陳文仁等進行「監察院制度研究」，研究報告出版以後，引起監察委員不滿，共有五十二位監委聯名中央反映，反對這一報告。監委的龐大陣容，足可彈劾任何行政首長，傅氏見狀只好辭去黨史會副主任委和中央評議委員職務。並被停止黨權兩年，以息眾監委之怒。而執筆人之一的張劍寒也因而失去擔任監察委員的機會。不過，傅啟學認為監委反映過當，他們是以行為科學的方法，客觀研究制度問題，並未臧否是非，遭此責難，他認為是無妄之災。

民國七十二年，八十一歲的傅啟學又完成一本鉅著「中國古代外交史料彙編」，這部書他共花了廿多年的時間撰述，為了這部書，他重讀廿

四史，反覆印證，幾度修改，始告定稿。七十五年以後，他辭去所有的兼職，決心在有生之年完成「國父思想體系」及「世界史綱」兩大著作，以八十餘歲的高齡，日以繼夜，嘔心瀝血，窮八年之力，直到逝世前數週，猶親校付印的書稿，他用心之誠，非常人所能及。

慈祥 and 藹愛護學生

傅氏一向身體健康，活力充沛，只因晚年罹患眼疾，使他非常痛苦，他的左右眼都患過青內障、白內障，於民國六十二年經過三次開刀，儘管醫學進步，仍無法挽回視力。晚年戴著右眼一千度、左眼七百度的近視眼睛，讀書寫作，成就非凡，確有超人的毅力。

傅氏畢生愛護學生，對學生慈祥 and 藹，近其身如沐春風。他上課從不點名，但課堂坐無虛席。對於學生蹣跚課問題，他說早在北大念書時，同學間就流行蹣跚課了，學校厲行點名制度，有些富家子弟雇人上課來應付點名。所以點名沒有多大意思。不過他認為好教授的課，還是不要錯過，否則吃虧的是自己。他曾說如純以上課風采來吸引學生，北大有許多老師都不合格，名學者顧一樵、王世杰、周鯁生都是學生心目中會「催眠術」的教授。但他們的學問，是無話可說的。所以他上課不點名，假如不叫座，他主張下學期即廢除掉這門課。

傅氏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遇車禍受傷昏迷，住進榮民總醫院，治療三月痊癒，不料到了八月卻因肝膽併發症病逝，殊令人惋惜。